



吳郡王世貞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三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碑刻跋二十九首

淳化閣帖十跋

第一卷漢章帝書當是後人集漢章草法如聖教序類耳王著既謬稱章帝遂有謂千文不創自興嗣者得無愈失之耶晉武帝書品譜斷賦述俱所不載余嘗見米芾所臨其大小帖幽深無際出有入無自是衛索間風度賦述僅稱元帝如發矧刃虎駭鷄視孝

武如露滋蔓草風送驟雨文孝王雅薄綿密纖潤至
康哀宣明簡文皆所不載覽其遺墨畫墨是夙工晉世
書法之盛如此宋明略見賦述齊高頗著能品梁武
晉安故是箕裘黃伯思謂安軍破堙數朝二書糾統
若出一手定為贗作此殆未然帝王書多摹則前軌
不解創構結法偶同亦何緣懸斷耶宣以祖後孫道
子以弟先兄梁高梁武判作二人著手如懸鎚何以
無半冊六朝史在腹良可笑也文皇大笥白羽取天
下籠蓋一世而矻矻墨卿毛穎問工篤若此伯思謂
吊江叔藝韞二帖為高宗書數矣謂枇杷移營亦高
宗未有據也吾意唐諸帝若高若中者不當辨菽麥
高既工八法中復能五言豈混沌一竅耶叔懷弟也
不當先伯智且以人臣耶置之唐後則文孝王亦不
必在宋明前皆著誤也

又

第二卷張有道書變章法創今草為古今第一昔人
謂其如清澗長流縈洄崖谷交龍駭獸奔騰挈攫今
此諸帖法具有之宋元章以真蹟久絕疑為長史書
恐長史不便解此耳書詞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也
與大令同時其結體小踈亦在山陰之下余嘗疑其

為大令書又以為張融思光卮言載之甚詳八月一帖自古雅米元章黃伯思謂崔子玉為唐人書無所據謂鍾元常宣示帖為右軍臨書白騎逐帖為大令臨書長風帖為逸少少年時書却琅琅可據雖然買王得羊尚可况贗元常真右軍大令哉皇象文武帖寫東觀校書郎高彪送第五御史箴語後一表云是唐人書亦以章法類有道八月帖耳書賦稱其龍蠖蟄起伸盤腹行書斷稱其沈著痛快才力似蔡邕而妖冶不逮肩吾品以上下葛洪謂之書聖然哉張茂先王茂弘一時名臣然俱入能品二帖風稜高利雅亦相當元子有真淳之稱似未若虎兒恨不及見耳王氏諸彥無非上乘所謂觸目琅玕寧獨風範世將兩表評者謂得元常心印惟廿四日帖偽高平三世豪翰評者謂方回章健逸發翫髀廉稜獨表光絕覽之故當爾爾衛公自誇得伯英骨與索靖一臺二妙似不及索安石虛和流動著品不弱帖所云道民者五斗米道也皇恐再拜政是佞其師尊耳米顛不知便意非真噫亦輕于持論矣書法至魏晉極矣縱復贗者臨摹者三四刻石猶足壓倒餘子詩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無塵世風吾于書亦云張華稱承

相王珉稱司徒衛瓘位至太保止稱尚書今皆王著不讀書故也

第三卷庾元規書媿子江淮間呼母為媿書箱計是奉母作此人亂天下大舅不下桓元子但才不足耳翼既蹇蹇書法亦古雅第欲遂比野鴛得耶按啓事似上陶太尉者沈嘉字長茂竇裒評其勢捷而踈鷲擊失中杜預二帖米元章黃伯思以書辭疑之過矣晉語雖不俗故大不可解伯思又謂劉超筆與元帝近因絕外交不應復有此帖絕外交語出自竇蒙然謂其一帖三行存者或即此耳徽操渙凝皆逸少子

鳳毛麟然懷祖乃有書名坦之不聞箕裘也今法亦似小拙司馬攸即齊王也見能品賦云突兀嵩華參差斗牛許之至矣劉瓌之御史中丞代王子敬題太極殿榜者賦稱元寶剛直兩王之次以僻故不能書其索征西前一帖章法純古雖數經摹勒銀鉤宛然劉穆之評者比其類昂藏蹇諤之士紀札誠可疑所謂俗語也張翼逸少歎小人亂真者臨做乃有餘自是不足王敬豫導之子見能品陸士龍以下書不甚者羊敬元孔彥琳皆入妙品評者謂羊穢若嚴霜之婉如流風之雲謂孔如飛流懸沫呂梁之水工力

故不如羊耳僧虔兩啟結法與王琰乞江郢帖同端
雅之極用掘筆時手辦此耶此卷前輩評駁甚衆要
之不足論其筆法非後人可及也獨題庾亮為元亮
沈嘉為嘉長劉瓌之孔琳之王曇首皆去其一名謂
杜預司馬攸卞壺劉穆之王僧虔為侍中山新沓為
太守王廞司徒左長史也目為司徒山新沓杜征西
司馬獻武王索征西晉人也謝莊宋人也皆列之庾
太尉王海陵間著不學至此而三館諸公無為糾正
者為之一笑

第四卷梁王筠沈約書譜諸書譜不載王結法殊散緩
沈差有意耳阮交州在上下品行草入妙實賦比之
激溜懸磴垂條晚青張懷瓘云研行草出大王若飛
泉交注奔流不息赫赫躍迅此帖信有之黃長睿槩
疑非真過矣蕭確者邵陵王子竇稱其寬而壯賒而
密綽約文質天然超逸所書孝經一則耳真偽未可
辨也蕭思話庾品下上此帖亦佳梁武帝甚重蕭子
雲眉之妙品今所書列子雖志在古雅如十月凍蠅
何足師尚張懷瓘曰當世多影效子雲肥鈍無力者
悉非也此本定贗作不然石本翻易失真出師頌故
應佳恨未之見耳長睿謂褚河南謫潭府時無侍中

姓薛者又謂山河帖是枯樹賦中錄出者虞永興大
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是碑刻中錄出者真書家董
狐也率更行草圍圍寒儉吾未敢服膺懷瓘乃謂其
跌宕流通驚竒跳駿不避危險示之二王可為動色
羊薄以後略無勁敵豈吾見其杜德機耶夫欲以殘
縑斷石寂寥數行而盡千古士難矣徐嶠之浩父賦
述稱其婬婉鍾門逶迤王後陸柬之吳郡人書斷入
妙品謂其工於倣效劣於獨斷今二帖與薛稷帖皆
佳李北海翩翩自肆雖行草不同亦雲麾筆也陳達
晉人為中郎將今列之陳薄紹之宋人為丹陽尹與
羊欣齊名今列之唐每一開卷便為王著村老供一
廬胡也

第五卷為蒼頡夏禹孔子史籀李斯程邈宋儋衛夫
人古法帖隨朝帖智果梁武帝評書及何氏二帖蔡
琰我生一帖敬祖一帖孤不度德亮白二帖懷素右
軍一帖張旭晚後得足下二帖無名氏移屋及意識
二帖著亦以時代錯雜真偽難辨故別為一本耳頡
文科斗祝融峰神禹碑絕無此法至史籀皆偽作無
疑黃長睿謂李斯田疇一帖乃李陽冰明州刺史裴
君紀德碑語其字體亦當爾謂程邈所作隸書今漢

碑中字此為偽構果也宋僖開皇中人仕至校書郎
竇蒙評其祖鍾而體流著亦不曉耶智果書梁武帝
評乃袁昂疏有梁武帝答詔耳書辭不同者深山道
士帖為柳產疏為袁崧舞女仙人為蕭思話疏為薄
紹之龍跳虎卧帖為梁鵠疏為韋誕疏不載王右軍
評辭及遺李鎮東程曠平桓玄范惟均孔琳之帖不
載孟光祿何者為正耳吾嘗恠其訾子敬薄伯英以
為未當何氏者長睿謂為不知何氏以為歐陽率更
亦以其書法近之耳敬祖一帖以為子敬語法俱似
之或是好事者摹其書若聖教序之類孤不度德二
帖極與子敬帖中單草相同而差小移屋二行外適
緊飄逸及意識帖似絕佳後有羊欣二字是欣書也
第六卷為吾家右軍書開卷頓爾神豁米元章黃長
睿謂適得書至慰馳竦耳皆近世不工書者偽作中
間結體小疎韻度洽凡時或有之謂盡偽作則吾豈
敢惟殷生帖法既淺促又是從合晉人吏語為不得
真耳然亦非郝歆書也七兒帖為之一慨甫過知命
婚娶都畢種種琳球至惡者猶是道韞郎便堪樂死
何必阿迷始爾飄然與周益州諸帖意皆佳問君平
子雲後然汝嶺游目終否顧素山川濟勝須種夙根

耳景風帖謂是賈魯曾送張說文唐人集右軍書果也
 庾子嵩逸少伯父行今稱子嵩似亦無害彦國老不
 得爾晉人固字其父况他人乎昔人謂右軍內擲大
 令外拓此大凡也元章諸君子泥之故右軍筆稍大
 者涉放者皆定其非真蹟不知此公龍爪金錯變化
 萬端以區區蠡管求之母乃為永和諸賢咲地下乎
 吾力非能辨此者故寘之以寓懷田居可耳

第七卷右軍書多神妙都下帖當今人物眇然而艱
 疾若此令人短氣不慨覽今昔末運所乘賢俊併墜致
 足摧感黃伯思謂初月至前從洛帖皆偽毫髮愴况

間非吾識所能辨也皇象帖楊用脩謂勿勿非勿三

也係石筆誤然此三字甚明恐是三思之三因促還

皇象草故止之勿三耳承足下還來帖後有釋智永

字流放無一筆鐵門限法或云是智永臨右軍書亦

非也帖尾謹此代申不具非昔人尺牘語是永自作

無疑自慰毒熱二帖云唐文皇臨本當別有據小園

子帖米謂大令書似也右軍父子俱在神品安得不

交有結法豈因展筆小縱便爾致疑當由內擲之言

誤之耳七十帖游目汶嶺又復諄諄必欲果此一段

奇事然自謂年垂耳順作書後不久當遂之岱矣不

世經堂

九州山人稱卷之百三十一
唯西游未果汶嶺即岷嶺用古字揚用脩辨之甚詳
第八卷昔人謂死罪帖足下各如常帖為非右軍書
蒸濕帖大令代父書吾皆不能辨然淡悶干嘔咸古
字湏右軍乃解作此蒸濕帖固一二大令風又焉知
非乃公偶為之耶凝操徽渙咸有家學何據定為阿
敬代筆也不去人間而欲求方外此或速弊是際竟
語慨然慨然

第九卷大令書神情散朗姿態超逸有御風飡霞之
氣令人作天際真人想一時羊中散輩相推尊之光
豔騰踔幾掩乃公梁唐二帝擬之河朔少年又辱之

餓隸要而論之殆文武之政耳卷中奉對帖是郗家
離婚後語雅非敬懷不能作宋司空識遂累大雅玄
度帖翩翩敬筆第帖辭曰仁祖欲請為軍司謝仁祖
卒時敬方十三不應便及時事長睿辨之極當但結
法不類右軍恐方回書耳薄冷益部二帖顛米辨為
歐陽率更其險勁率更手也如非六朝後尺牘語何
長睿書絕不及米持論往往勝之者米以法黃以事
差覈耳

第十卷大令書吾當托桓江州疾不退至分張帖元
章諸君子謂為長史藏真贗跡吾不解書不能辨第

謂長史藏真去此尚三舍耳合觀伯英草與此結構同恐是大令創草黃長睿所論崇虛觀建自宋明帝秦始四年以此證書之譌亦得之然書筆鬱勁適發縱出自餘子譬啖恒山紫花梨亦以為快也大令似不分右軍吾不知之習右軍者自虞永興褚河南後不能得一筆大令筆徃徃落李北海米南宮趙吳興及爾時祝京兆手腕指間當自有神物司之敬安能強哉

淳化閣帖後

今人類多稱淳化閣帖不知徃時唯兩府拜日方被此賜元祐中親賢宅諸王僅搨百本遣人然雅已不逮舊至靖康朝遂擲虜手即無論潭絳泉汝大觀戲魚舊蹟亦自不知矣包叅軍此帖雖木本然紙墨古色隱隱指睫間而波磔督策之際無毫髮遺恨唯第五卷關智果何氏等十一帖今泉石亦少此而宋刻烏鎮福清三山殿司皆棗木又云有脫落是未可知也黃長睿書家董狐余猶恠其不究極八法而徒區區於出處真贋叅軍具腕中眼者毋亦得其意於驪黃牝牡之外哉

淳化殘帖

李鴻臚藏閣帖第九卷真奚氏墨澄心帑淳化搨賜
兩府者汪端明所謂墨黑甚於漆字豐穰有神采李
莊簡謂初用廷珪墨則色濃又初板完好無銀錠紋
攷之皆合又此卷唯益部者舊薄冷二帖為歐陽率
更之誤餘皆大令筆也吉光片羽購者千金鴻臚其
善有之不減得吳興白練裙矣

大觀太清樓帖

大觀太清樓帖徽宗時以閣帖燬於火復取真跡摹
勒上石而益以秘閣續刻及貞觀十七帖孫過庭書
譜總二十二卷標題卷尾皆蔡京筆或以為劉燾無
言非也摹搨精妙不減淳化閣帖而世少傳者徽宗
故秘愛之不久有靖康之變而時又無它刻以故視
閣帖為尤貴重甲戌秋八月余以俸緡四五千得
之長安市乃故太傅朱忠僖家藏物然僅卷之二四
五八十耳明年復以十六千得第七卷為右軍書於
吳中而缺首數行其他卷及續刻尚杳然也搨法精
甚字畫稍肥而鋒勢飛動神采射人若淳化之親賢
宅二王府帖紹興太學淳熙脩內皆出其下余故識
而藏之倘日力未盡尚可希延津之合也

絳帖

此帖吳中黃勉之以十二千得之於市人割去卷尾却以泉帖淳化云云裝後勉之子淳父始辨其為絳帖仍割去尾裝而屬文壽承籤題其首後得五十千質之華禮部叔陽歸踰三歲復得三十千始真為華氏物而叔陽病甚寄余郎中為別按絳帖凡十二卷其首卷倉頡夏禹至秦漢人而止今頗與之合而二卷之帝王自章帝以至於唐高宗五卷自梁王筠以至薄紹之皆缺右軍蹟亦失三之一其治頭眩方據東觀餘論知其為真絳也豈絳帖不完之本好事者姑取其標改作十卷以希重息耶抑別有選本耶第其石刻之精與帑墨之古不在生平所見淳化閣本下而徧攷宋帖無此改損本恐非絳不能當也昔人以絳為淳化嫡子太清樓為介弟今吾一歲而俱得其十之六七以比於吉光之片羽則具體矣然淳父吾故人叔陽吾婿方壯不二年而失之而况茲帖之閱人若傳舍又安必其長為我有也

女帖

淳化閣帖出而其子裔最良者為大觀為潭絳戲魚堂脩內司而其最下者為汝蓋王案輔道守汝州因徧搜諸碑帖篆分隸草而節取之自皇頡夏禹以至

錢忠懿郭忠恕得十二卷其所留淳化亦不過十之一二自以為甚博而甚精而不知其所得者多虎賁重儻之類耳且自以險急偏傾之勢發之石理龕而刻工拙所謂鮑老當塲郎當舞袖者耶第其刻在汝大類社之樗以不材而獲全今尚可搨也昔人謂為黃長睿所掇擊不直一錢噫令無長睿亦能與潭絳爭價耶

東書堂帖

東書堂帖者周憲王為世子時手摹上石大約以淳化為主而秘閣續帖亦時有刪取至宋太宗以後蘇黃米蔡諸家勝國虞趙鮮于之跡皆與焉刻成亦曾進御憲王臨池之力甚精惜其天資少遜以故粉澤有餘膚理不足又似徐偃王前仰後俯僅尔肉立此帖蓋摹筆至使古人之跡屈而從手耳其於蘭亭亦然蓋雙鉤廓填始可免此病也

寶賢堂集古法帖

寶賢堂帖自晉靖王為世子時刻者大約以閣帖絳帖大觀寶晉為主而益以邸中所藏宋元及明人墨蹟摹勒上石於行款次第頗不俗第石理既粗而摹刻搨三手俱不稱以此在諸帖下耳當 孝廟時嘗

進御人主右文親為手書褒美之其所自叙頗夸捫其墨蹟之盛而所見寥寥乃爾視今權相緹帥家蓄殊不能百一也余徃歲為晉臬邂逅中貴人問古刻真蹟今無一存者不知何繇失之為一慨歎而已

真賞齋帖

真賞齋帖三卷第一卷為鍾太傅薦季直表初在相城沈啓南所李貞伯吳原博俱定為真蹟後歸華氏第唐以來落何人手不入天府及竇臬賦述肩吾懷瓘品斷中又卷首有朱芾印芾自言生平覩真蹟自晉而止無漢魏者竇章待訪諸錄亦不言太傅此為

妄益無疑結體雖與宣示墓田少異余嘗評之小法十六楷法十四要非二王以下人手第二卷右軍袁生帖妙甚徽宗時進御者第三卷唐人摹王方慶進先世書凡二十八人其存者僅此內右軍二帖有篆籀隸分法黯淡古雅出蹊徑之外餘帖雖有剛柔擻磔之異種種可翫沈啓南嘗從華氏乞得令文徵仲雙鈎復刻停雲館中此華氏本也摹本既精搨法亦佳為爾時法書墨本第一留山房中歸耕作勞假以散力

廬山陳氏甲秀堂帖

甲秀堂帖五卷近忽盛行想是摸刻雜本為之耳然真刻頗淳雅可愛蔡中郎九疑山碑雖見宣和書譜而行筆絕類開元孝經陳思王詩及鷓鴣賦亦然黃伯思辨其為李懷琳贗作極可據也唯眉山豫章襄陽諸尺牘奕奕有姿態耳

文氏停雲館帖十跋

第一卷晉唐小楷自右軍黃庭至子敬洛神雖極摹搨之工然不離文氏故步虞永興破邪論序規倣曹娥神明不足耳余嘗見此論大抵沙門攻傳太史奕語也率更心經陀羅尼咒雖用筆甚勁而結法小圓似不類碑石存者陰符經真草兩帖俱有小法顏魯公麻姑壇不如舊本拙而存古意歐陽永叔謂魯公無此筆非也此正是東方朔家廟碑縮小法耳度人護命經匹如銅雀遺瓦令人寶愛古人不可及豈唯翰墨而已耶

第二卷唐人雙鈎王方慶所進真蹟後有岳珂張雨沈周王鏊文徵明跋右軍二帖無上神品大令光祿并餘蹟縱橫妙境雖再經摹勒回睫一閱諸蹟喪氣間與家弟臨池悵手腕之拙輒自解曰藍田佳壁畫矣安能作烟華色耶李懷琳偽為叔夜書見諸書苑

甚詳叔夜當不致恨地下矣此君精能之極幾於悟
解胸次不甚高故小乏風骨耳後有湯君載文徵仲
二跋其辭亦詳縟可喜也

第三卷顏魯公祭姪文有天真爛熳之趣行狎之妙一
至於此噫此稿草耳所謂無待而工者忠義真至之
痛鬱淳波磔間千古不泯陳深陳繹曾文徵明三跋
亦該洽稱是朱巨川告徐柱國流吏楷耳懷素千文
作小行草號千金帖貴在藏鋒而少飛動之勢林藻
郭郎帖古雅殊勝非後人可及楊少師神仙起居法
後有米友仁商挺留夢炎諸跋山谷極推重之至日
以散僧入聖昔人云張茂先吾所不解余於少師亦
然

第四卷宋名人書李建中宋初第一手蘇黃諸公起
乃稍稍揜之書家者流譏其庸拙此行筆可見杜祁
公行草僅免俗耳而耳觀相史至黃裳陳場跋如小
兒塗鴉胡重也永叔鄉社老人動止供笑乃頗自矜
許豈獨知人難哉文潞公乃無論結構亦老逸可念
王荆公本無所解而山谷海嶽爭媚之何也中間僅
一二紛披老筆蔡君謨二紙差強人意然多圍圍未
暢坡公涪老共四紙雖結法小異而俱能於形勢外

取態類叟存故事耳唯顛米九帖燁燁光彩射人趙氏法書當以此帖第一第其與人札云張旭俗子變亂古法高閑而下但可懸之酒肆後人評米書仲由未見孔子時氣象亦畧相當人苦不自知耳

第五卷蘇才翁子美各一紙宋人謂才翁書法妙天下則不敢信比之子美較老蒼耳子美亦自有字學范希文司馬君實如召伯之其棠不以書也馮當世范忠宣亦然林君復有書名而此不稱此外如少游參寥薛道祖范文穆姜堯章李元中皆有可觀文穆南宋人誤寘此冊中

第六卷為南宋名人書如王定國錢穆父賀方回陳簡齋皆元祐政和間人文氏悞耳米敷文陸秘監之竒逸張于湖之調暢韓子蒼定國方回之老健虞雍公之儼雅皆有可采者張即之大絃臨池惡札之驩垂此行押差未敗耳朱紫陽張敬夫文信公儒林國楨千秋尚新豈在書乎葉少蘊筆不佳嘗仕顯矣好構撰其人才亦下中

第七卷為元名人書鄧文原二札皆有清令之色昔人評鮮于太常如漁陽健兒姿體充偉而少韻度此札殊有米顛糾糾風骨必仁亦瀟灑可念虞仁壽札

似傷佻康里夔評者謂其雄劍倚天長虹駕海不無
曲筆又謂如鶯雛出巢神彩可愛頡頏未熟頡頏未
熟斯則得之夔又言吳興日作可万字儂可三万字
恐無此理趙彥徵周景遠吳興之優孟揭曼碩伯防
陳敬初之魯衛他如胡長孺袁清容饒介之張貞居
王叔明不無一二佳者要亦偶然之合耳倪元鎮筆
如風女兒灘澁長袖豈為丹青所攜借耶吾不能知
之以俟鑒者

第八卷為吳興趙文敏書行草尺牘若干首適媚清
麗妙有晉人風度小楷常清淨經千字文各一篇精
工之極妙逼黃庭洛神唯凡骨未盡換耳昔人謂之
儀鳳冲霄祥雲捧日又云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
舉無其敵真知言哉

第九卷宋承旨濂舍人璩各一紙書述稱宋氏父子
不失邯鄲覺舍人小縱耳承旨翩翩有類米筆詹孟
舉叙字小楷可謂精能宋克章草書於彼法中太儂
露未是合作然已足壓卷解學士似為銜檠所苦未
甚馳驟然踈足差少禎期舉舉出籃之能沈學士一
頌一札清婉流媚故是當家然與參生俱淘洗宿習
未盡書述謂沈大理毬鞠少年危帽輕衫然哉徐武

功是米書之儼浮者馬刑部是米書之病狂者劉西
臺是吳興之局促者李少卿愛寫此疏是其得意事
故出得意筆有純綿裹鐵之狀張汝弼以小故佳耳
再一展便不足言

第十卷為祝京兆允明書古詩十九首秋風辭榜柁
歌余徃從文嘉所見真蹟清圓秀潤天真爛然大令
以還一人而已顧華玉跋不能佳文徵仲代為書石
者後有陳道復王履吉題字亦可觀書述一篇京兆
評 國初至弘正名筆差許仲溫民則而惡汝弼其
所揚屹皆當味其微托固欲與吳興狎主齊盟矣書
法倣章草不能造幽亦自不俗

弇州山人稿卷之百三十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三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三十四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墨刻跋

衡山禹碑

禹碑在祝融峰重刻者有二本而隸釋亦微不同大抵多以意會耳非必盡能識之也按昌黎歌科斗拳身薤倒披鸞漂鳳泊拏虬螭是書形勢亦誠有之及讀盛弘之荊州記劉禹錫寄呂衡州詩此碑流蹟已久不當參以蝌蚪之足但銘辭雖古未諧聖經極類

弇州山人稿卷之百三十四 世經堂刻

汲冢周書穆天子傳中語豈三代之季好事者托大禹而刻之石耶然宣王石鼓文亦多類是似更有不可曉者予直以為即秦以前文猶勝作西京後人語而用脩所謂龍畫傍分螺書扁刻不啻倍蓰嶧山瑯邪也留此以冠諸刻

岐陽石鼓文

石鼓文辭既深典出入雅頌而書法淳管是籀史跡其為宣王田獵之語可據歐陽公偶以臆見疑之為書家諸學士貶擊殆無地可容面若以夫子之所不應刪則非也詩固有夫子之所未盡見者此石今猶在太學而人不知護持豈亦所謂舍周鼎而寶康瓠者耶

秦相嶧山碑

昔賢評徐散騎有字學而書法不能工今所撫斯相嶧山碑僅得其狀耳求所謂殘雪滴溜鴻鵠群游之妙徒想像於荒烟榛草間重以增慨

西嶽華山碑

西嶽華山碑文見楊用脩金石刻亦爾雅可讀為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至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監書也其言亦似有據

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
不韋費長房蒯子訓此何人也其行筆殊道勁督策
之際不盡如鍾梁二公乃知唐人隸分之法所由起耳

漢太山孔宙碑後

漢太山都尉孔宙碑宙融父也卒以延熹四年又後
四年而都尉廢廢三年而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
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碑不載宙子名余故附
記於後碑陰有廣宗捕巡等今皆失之其書與文雖
非至者要之不失東京本色也

跋漢隸張蕩陰碑

後漢蕩陰令張君碑君諱遷陳留已吾人蓋既卒而
其門生故吏刻石記之者也文辭翩翩有東京風獨
叙事未甚詳覈耳至謂其先有曰良曰釋之曰騫者
按良韓人釋之南陽堵陽人騫漢中人宗系絕不相
及文人無實乃爾其書法不能工而典雅饒古意終
非永嘉以後所可及也

漢景君銘

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今在濟寧州學見永
叔明誠集中而永叔辨論加詳隸法故自古雅尚可
識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也額曰銘辭曰誄

亦屬未安東京作者往往如是

漢司隸校尉魯峻碑

石司隸校尉魯峻碑亦漢隸中之有聲者也鄭樵氏謂出蔡中郎趙明誠疑其不然俱未有據峻自司隸再遷以終今舉其雄者又為之私謚曰忠惠父皆門生故吏意也

漢圜令趙君碑

漢圜令趙君碑當趙明誠時已刊缺名字無攷而所載銘辭今尚彷彿可讀書法方整鍾蔡所近其碑是漢舊刻可重也金石錄云司徒楊公辟攷碑司徒袁公辟當以碑為正

蔡中郎書夏仲堯碑

按趙明誠金石錄云此碑元祐間治河隄得於土壤中刻畫完好如新又云家所藏漢碑二百卷獨此碑最完然則歐陽公以前當不及見矣碑尾今有蔡邕伯喈書字乃後人妄益然內稱夏君於建寧三年六月卒官而是時伯喈繇橋司徒府出長河平入為郎中又其隸法時時有篆籀筆與鍾梁諸公小異而骨氣洞達精彩飛動疑非中郎不能也但蔡集不載而他書亦無可考姑闕以俟知者

桐栢廟碑

後漢桐栢廟碑王文考撰撫搨精彩動人覽者謂是宋本按歐陽永叔集古錄謂磨滅雖不甚而文字斷續粗可考次其所載文僅十之六七不應此本完善乃爾豈漢碑已泐而宋人別得善本重刻之耶分法雖極古雅然徃徃有史惟則張正臣筆意視受禪碑勸進表不無出入因識以俟知者

皇象天發碑

嘗覽黃長睿東觀餘論稱休明書人間殊少唯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識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後又閱趙

明誠金石錄頗載碑所謂上天帝言大吳一萬方等語以為妖而不著其竒昨肖甫中丞搨一帋見寄大抵與漢隸殊異亦不用批法而挑跋平硬又盡去碁筭蚪環之累隸與篆皆不得而名之信所謂八分也雖稍磨泐不可讀而典刑盡在因錄之篋中跋尾胡宗師不著臨池名而絕得魯公宋文貞碑側記法亦可取也

急就章

章草隸之分變也自伯英創今草海內爭趣之章日以廢書譜稱二王章法俱入神而其存者自孫權豹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四
五世經堂刻
奴二三帖外不復可見豈非愛而傳者不在是耶此
急就章稱皇象書無可據唯米元章書史云象有急
就章唐撫竒絕在故相張齊賢孫山陽簿直清處此
豈即其物耶然當葉夢得刻石時再經摹搨國初
又一入仲溫手風骨盡矣形似一二存者精意古色
尚足照映藝圃况真象書又當何如耶

孔子廟碑

孔子廟記後有陳思王曹植詞梁鵠書數字是宋嘉
祐人益者魏文帝于莫漢後日不暇給乃有此舉母
亦禪讓餘策哉何新之莽魏之丕來辱吾聖道若此
也碑字多漫漶其存者結體亦與受禪同差可寶也

受禪碑

受禪碑云是司徒王朗文梁鵠書太傅鍾繇刻石謂
之三絕碑一云即太傅書未可據也字多磨利然其
存者古雅適美自是鍾鼎間物噫其文與事不論後
千百年而使海內之士所指而唾罵者寶玩不忍釋
孰謂書一藝哉

勸進碑

勸進表亦云鍾繇書結法與受禪畧同第所稱官俱
號督軍蓋是時尚未稱都督耳以太傅手腕使書前

後出師表刻之七尺珉不遂與日月相照映哉吁可惜也

又二碑

余所記勸進受禪二碑以乞家第矣後復得一本字畫不甚剝蝕惜受禪闕前數行中又多斷簡當是舊榻再經裝池致零落其存者猶燁燁精采射人也余始絕喜明皇泰山銘見此而恍然自失也漢法方而瘦勁而整寡情而多骨唐法廣而肥媚而緩少骨而多態此其所以異也漢如建安唐三謝時代所壓故自不得超也

鍾太傅賀捷表

太傅賀捷表一名戎路表清麗無前唯結法似小異真蹟藏宣和御殿歐陽公以二十四年九月內羽未死為疑黃長睿復以閏年駁之當無可措語矣第此亦非李懷琳輩所辨也

宋榻蘭亭帖

此楔帖所謂蘭亭敘正本賜潘貴妃者及秘殿圖印乃是作一小冊子於綾面書記耳是元初人裝贖池皆零落後有朱紫陽及柯丹丘題仲穆諸公跋末又一老僧作胡語末云付之東屏永鎮山門按趙吳興

獨孤長老蘭亭十三跋內稱吳中北禪主僧東屏有定武蘭亭從其借觀不可一旦得此喜不自勝獨孤之與東屏其賢不肖可知也此本為六觀堂周氏世藏豈真北禪物耶第細看是木本及取姜堯章偏傍攷證之所謂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列字如丁形云字微帶肉頗可據它未必盡爾又中所註魯字乃作一鈎磔黃長睿謂押縫僧字之誤今亦不然也字形視他本差大而中多行筆雄逸圓秀天真爛然又聖教序古刻佳字皆從此中摹出吾不知於定武何如復州以下皆當雁行矣始吾一再題皆謂定武而不能辨木本所以後閱米海岳書史稱泗州杜氏收唐刻板本蘭亭與吾家所收俱有鋒勢筆活回視定本及世妄刻之本異又云錢唐關景仁收唐石本位於定武不及余家板本遠甚米高自標樹乃爾即世所聞三米蘭亭是也理廟題作正本且所謂有鋒勢筆活語豈三米耶抑杜氏本耶若老僧付東屏一跋恐是好事者附會成畫蛇足耳語云蘭亭如聚訟吾嚮者不熟律漫為長歌遂作一番錯斷公案然此本亦自不辱也

又

莫雲卿甚愛吾此本以為在定武上而周公瑕不然之於跋尾頗出異議人或以難余余謂昔裴逸民性弘方愛楊喬之有高韻樂彥輔性精純愛楊髦之有神檢論者評之以喬雖高韻而檢不匝樂言為得然並為後出之偽此本之視定武殆猶楊喬之有高韻而微傷檢者乎要之亦伯仲也然遂欲定周莫之優劣比於裴樂則吾未敢知

又

余嘗見開皇石本褚河南臨本與此雖小有不同然皆行筆也定武稍真為一時賞重然米南宮絕不喜之其後摹者日益楷而小非復故步矣相傳定武為歐陽率更臨故楷法多勝褚河南臨則行法勝蓋皆以其質之近為之耳米筆佻以故不欲為定武左袒與公瑕之謂此本不如定武者俱非篤論也

又

此本初為周氏六觀堂物周生歿其家失之落拾遺人黃熊手熊嘗借張氏摹石搨得一帋作古色却割去真帖入舊裝又攜示今沈尚寶申學士乞題尾質之吾州曹氏得中金三十兩以真帖一幅質周金華處得中金二十兩最後事露曹氏却責令原卷而會

金華歿復從其家購之始復合而售余損它器翫直
數十千去久之而吳中有刻蘭亭叙者文休承為題
尾加獎飾以為不下定武細閱之即張氏石本耳以
此知余所得之妙信非凡品也

題宋搨褚摸契帖

昔人稱宋搨蘭亭自定武外以復州為勝豫章次之
劉無言重刻張徵褚摸蘭亭為第三本今此帖稱張
澂摹勒上石蓋昔人偶未見澂原石耳所謂循王家
藏本恐不甘復州豫章下也記余少時得石刻褚摸
契帖前四字為張即之書次為馬軾圖褚摹狀又次

為米芾元章跋及贊於尾云元祐戊辰獲此書崇寧
壬午六月大江濟川亭舟對紫金避暑手裝契帖之
下僅紹興二字御記及後有政和六年夏汝南裝觀
察使印而已餘七印皆米氏識也英景間吳中陳祭
酒緝熙得此本謁館閣諸大老跋凡十有三雙鉤入
石余獲石本後十餘年而陳裔孫以墨本來售僅餘
忠安等五跋而增元陳深十三跋於前詰之則曰近
以倭難竄身失後數帋耳陳深書尚固未登石也余
時不甚了了損三十千收之踰月小間較以石本不
及遠甚又踰年檢都元敬書畫見聞記云祭酒歿此

卷燬于火余悶悶不能已然恠所以存此五跋者蓋
陳命工更臨一本而刻此跋以授少子今此其本也
又數年始獲此宋搨本內有范文正仲淹王文忠堯
臣手書杜郊公蘇才翁印識及米老題贊與前本同
異幾二十許字考之米老書史無一不合而光堯秘
記敷文鑒定又甚明確始悟陳所得蓋米本耳陳本
輕俊自肆至米跋則翩翩可喜使它人故不易辨此
然亦不敢出入乃爾意米老嘗別為贗本以應人又
懼異時奪嫡故稍錯綜之耶此老白戰博書畫舩其
自敘以王雍雪景六幅李主翎毛徐熙梨花易之指
橐裝矣能無作此狡獪變也余不足言獨恠陳以平
生精力與諸老先生法眼不能辨故詳記其事於張
本以歎夫真賞之不易得也余贗本為友人尤子求
乞去余咲曰售之第無損人三十千

又

米襄陽謂此為褚河南的筆亦非也既稱勾填清潤
又云以意改誤易數字未有雙鉤廓填而意易者蓋
唐人於河南臨本上加雙鉤耳虎兒實知之不欲矯
其父誤謾定為諸葛正等於賜本雙鉤又非也正當
作貞宋人避其廟諱故余始謂能辨陳家本作于定

國耳今乃能於米家本作董狐書畢不覺一咲噴
滿案

宋搨蘭亭帖

此帖前有故相李文正題額後則元杜本鄭元祐陳
深諸名勝及明楊文貞跋皆許為定武佳派而跋語
似尚有蕭翼賺辨才一圖今失之矣昏色如粟玉墨
如淳漆古雅可愛考之宋復州江州豫章諸本皆缺
前會字及周邸所摸第五本結法同唯督策覺此為
勝乃知周邸絕愛重之與兩定武褚摸賜本併為五
耳莫雲卿題尾云海虞有賺蘭亭圖逼真閩中今而
禊刻不稱後歸趙六史汝師今春晒書見之因舉以
貽汝師未敢遽謂延津之劍庶幾中郎之虎賁耳

蘭亭肥本

蘭亭肥本二前一本雖少剝蝕而淳雅饒古趣當是
定武正嫡後一本則時刻中之小有意者留以備考

周邸東書堂禊帖

蘭亭叙刻周憲王邸中者凡五本其一為定武本二
為定武肥本三為褚河南本四為唐撫賜本而其五
復為定武本不知王所藏本果無奪嫡之疑否王果
有正法藏眼否且似以己意臨搨而不作雙鉤廓填

媚潤有餘古勁不足恐未能為中郎之虎賁也石刻
於畫尤遠泉石氣韻了不知所在而諸賢偃仰隗俄
之態尚小可尋以此知伯時自不凡其它詩及雜記
真行數帙皆憲王筆縱不能脫俗而時時有晉意譬
之王石飴澳釜煬代薪比之爾時諸賢風流都不似
然不至作宋儒喫菜事魔也此本視近搨差整潔留
之作諸蘭亭屏脚

王右軍草書蘭亭記

余初見此帖大駭亡論與右軍存蹟毫髮不相似其
縱慢生穉即唐開元以前無之獨於督策處小近筆
陣圖耳楊用脩謂筆陣圖乃江南李後主偽作及覽
蔡子正跋尾謂陶穀學士得之李主所後穀之裔孫
遺之且云邇者定州石刻小字朝廷尚取而置之禁
中則此書尤可寶重也蓋陶性貪甚而寡識又以豪
壓李主所勾奪無厭李故用懷琳故事作譌書裝潢
古色以戲陶陶果不察而寶藏之其孫又賂子正於
樞廷代朱提而蔡又不察最後降虜強作解事引沈
學士饑鷹夜歸渴驥奔泉語灾之石俱可咲也世固
有寶燕石者猶似玉也此書固朴之於璞哉

題宋搨黃庭經後

昔人謂右軍黃庭不傳世而傳者乃吳通微學士書
余所見多文氏停雲館本徃徃纖促無復遺蘊以為
真通微贗作及觀此宋搨乃木本耳而增損鍾筆圖
勁古雅小法楷法種種臻妙乃知停雲自是文氏家
書耳且通微院吏體安能辨此狡獪耶曹君其實之
異口受白雲子訣見飛天仙人鸞鶴時更當一大快也

舊搨黃庭經

黃長睿以陶隱居真檢典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授
弟子楊君黃庭經使作隸字寫傳許長史時右軍歿
已二歲為辨然隱居上世弋書云逸少有名之跡黃
庭勸進不審猶得存否長睿以隱居破隱居亦似癡
人說夢也第唐人謂是換鵝經則可笑耳此木本宋
搨摹拓展轉失真而中間尚存意態如所謂王謝家
子弟猶可想也

右軍筆陣圖

筆陣圖二本一本刻自周邱者小類歐陽率更偽本
無疑此本作行筆而稍大數行之後筋距橫出至訛
張昶為張旭蓋亦非真蹟也或云出江南李王手李
用筆踈而婉媚此則通勁有格恐亦非宋人所可到
也

周孝侯墓碑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
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
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某書名與書
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當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
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
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
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為我為大臣以
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句又
云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
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
之禮親臨殯壤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
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十頃京城地五十畝為第又
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
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舊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
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
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
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為處後者竄
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

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
又似平原它文錯簡然考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
號不可曉也書結構雖小踈筆亦過強而中間絕有
姿骨督策之際大得鍾王意在李北海張從申間又
不可以其譌而易之也

題右軍十七帖

黃長睿言石刻有二本其一卷尾有勅字及解無畏
褚遂良校者最佳蓋唐本也其一為賀知章臨本李
後主刻之澄心堂者王著翻刻之殊拙而瘦所謂閣
本也此帖後有勅字及無畏等校與長睿語合蓋宋
人得唐本以精工刻之其鈎拓擲捺無言毛髮遺恨而
紙墨如新光彩映射真所謂山陰之嫡嗣也吾弟其
寶藏之

宋榻臨江二王帖後

晉二王帖右軍上中二卷大令一卷前為二像扶持
者各二蓋宋臨江石刻也黃伯思謂淳化閣帖多贋
本唯十七日等帖後有文皇勅字一卷最佳此本則
汰去閣帖之偽者而博取諸家藏真蹟名刻命好手
雙鈎上石掩映斐亶劇有生氣為書家一代冠冕余
初得右軍上卷蓋宋榻之絕佳者喜而題其後曰箕

裘誰復二王如底事吳興一卷無記得向來貞觀例
黃金偏購右軍書居半歲忽復有以右軍中卷及大
令下卷售者大令缺後先所得皆元人裝然前卷為
卷後卷為冊斷非一家物而帙墨完好精潤若契麝
煤蟬翅藹然輕雲之籠日延津之劍常山之寶符固
無以喻也為之踴躍不寐敬識而藏之

聖教序

集右軍書聖教序心經余前後閱數十本獨此舊搨
本不失筆意最佳耳此序為唐文皇記為高宗作今
以冠藏經蓋叙記僧玄奘求法事也始奘於武德末
乞往西佛地取經不許乃私從一賈胡闌出邊亡何
胡棄之去幾死獨身越五烽謁高昌王傳致西突厥
可汗歷十餘國而抵鳩摩從胡僧戒賢習大乘論譯
經語又之中天天竺戒日王所說法積十八年而以
二象馱夾經像還至涼州上聞手詔飛騎迎之令安
夏阿蘭若譯經行世而父子相率為序記侈大之噫
彼高宗者固耳豈文皇之雄畧豪氣而遂衰沮不振
至此耶彼其志得而無所事事意倦而感慨係之不
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無足怪也奘既托之文皇懷
仁又托之右軍以不朽其業即令達磨師見之不滿

一咲耳右軍真蹟固多第自禊帖外不應行法大小
勻整乃尔且梵字多所不備其小小展縮偏傍轉合
所不免也

又

聖教序書法為百代模楷病之者第謂其結體無別
構偏傍多假借蓋集書不得不爾仲蔚謂出文皇手
又經于志寧等潤色不無失真是不知咸亨中沙門
懷仁摸集勒石而心經末有志寧等潤色題字蓋玄
奘方於洛中摠譯西域所齎經藏以志寧等領其事
故云尔唐世宰相有兼譯經潤文使者即其職也凡
唐藏經卷尾皆有諸公名姓此何與于書而仲蔚乃
以是病之陋一至此乎展用為之失笑

絳州夫子廟記

絳州夫子廟記宋人集右軍書聖教序猶是真蹟中
集者此又從序書及它石本摹刻形似之外風流都
盡矣雖然記得朱紫陽好曹孟德書劉共父好魯公
書朱以時代譏之劉答固耳吾唐忠臣若漢賊也朱
乃屈咲此夫子廟記不當勝作樊師序耶吾姑為此
石解嘲耳

攝山栖霞寺碑

奔州山人稿卷之百五
栖霞寺碑文及銘梁尚書江總撰至宋沙門懷則始
集右軍書勒之石亦聖教序遺法也結體極婉潤逼
真第鈎捺處不得其行筆之妙耳總持江字佛弟子
阿難為總持第一故云祝京兆遊栖霞詩所謂宋刻
梁文江令字者是也總持平生好佞其佞佛亦爾已
落綺語障中是何功德哉

王子敬洛神賦

子敬洛神賦舊僅見石本十三行今刻之吳中章氏
者雖結法小異翩翩有格外姿態昔人評右軍洛神
如凌波仙女今絕不可復得觀此彷彿遊龍驚鴻矣
子敬稱州民當是上揚州刺史耳蓋會稽王時為揚
州秉政故也書法適逸踈爽然右軍家範不無少變
北海吳興皆其濫觴少可惜耳

子敬辭尚書令帖

瘞鶴銘

瘞鶴銘余往歲游焦山後崖水落時得之僅數字耳
而此帖乃一百許字蓋取舊本刻之壯觀亭者刻手
精頗不失初意可翫也其書炳烺今古第不知為何
人造潤州圖經謂為王右軍至蘇子瞻黃魯直確以
非右軍不能也歐陽永叔疑是顧况尤無據黃長睿

謂為陶隱居又謂即丹陽尉王瓚瓚腕力弱不辨此
隱居雖近似要之亦縣斷也余不識書竊以為此銘
古拙竒峭雄偉飛逸固書家之雄而結體間涉踈慢
若手不隨者恐右軍不得爾至於鋒禿穎露非盡其
本質亦以石頑水泐之故而魯直極推之又酷愛之
得無作捧心鄰女耶取魯直書作小推詰渠不能不
面赤也

又十六字

焦山瘞鶴銘或以為陶隱居或以為顧况或謂即王
瓚筆獨蘇長公黃太史以為非右軍不能而茗溪漁
隱辨其誤似更有據余所藏舊榻銘書僅缺二十許
字蓋邵守摸之壯觀亭者雖結法加密而天真微利
葉伯寅常從其舅氏周六觀游焦山於水中探刻石
摩娑久之不及榻時時悵恨昨年秋得袁尚之本僅
十六字加裝池屬余題其後六觀博雅君子清言為
一時冠不幸早夭伯寅念之尤切毋亦寄渭陽之思
於朱方之化耶題畢三歎

陶隱居入山帖

袁昂評陶隱居書如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
甚峭快此入山帖雖小過側險而逸氣適發雅與評

合第帖語稱元帝乃晉元非梁元也若梁元則不甚相及不應稱帝號又邵陵王乃蕭綸當隱居卒時綸尚少不應載其詩姑闕以俟再考

許長史碑

茅山許長史碑陶隱居著下有此一行隱居手自書則餘文乃隱居弟子筆耳長史名穆世名謚句容人祖尚吳中書郎父副寧朔將軍下邳太守謚仕至護軍長史散騎常侍得道卒年七十二按晉史有許邁傳邁字叔玄一名快句容人後名玄字遠游與王右軍善游名山莫知所終好道者謂之羽化今碑文稱第四兄遠游永和四年嘉遯不返則長史固邁弟也又云長兄揆世名毗次兄虎牙世名聯皆得道者許邁傳畧不及長史事至於祖父兄弟官闕皆脫畧何也右軍有玄度忽腫至一帖黃長睿楊用脩之徒引以駁晉史玄度實病死乃云服巨勝仙去不知所終不知玄度是許詢非邁也續晉陽秋曰詢字玄度高陽人風情簡素辟司徒掾不就早半世說盛稱之然畧不及遠游晉史既不為詢作傳僅附見孫綽傳中亦無服巨勝語此皆不可曉者長史仙事未足論其祖父兄弟世系官述差可以補晉志之遺聊志於此

又記得一事吾友許邦才好談玄罷長史歸李于鱗
書戲之曰許長史猶在人間濟上人不知用古語也
駭謂許于鱗何獨乃詛汝許為大笑於乎世寧獨濟
上人哉

大佛寺碑

此碑在青州北門外大佛寺中高齊武平四年建歐
陽公嘗守青矣而不載集古錄物之顯晦固有時耶
其書不能大佳然猶有漢晉隸分法文筆瑣冗是江
右體中最下者內連衽與密雲爭暗旨酒共澠流競
深孝子與順孫藪芳節垂共義士相望國道與華胥
競高帝業共虛空比壯落霞秋水之法一篇三見能
不令覽者嘔穢耶然亦見爾時習尚如此固不止庾
家射賦舍利碑已也寺檀越為青州刺史司空公寧
都縣高城縣開國公昌國公侯臨淮王婁公當是冀
定遠也其爵有加封有別封悉著之者虜俗陋故耳
碑陰又有李北海龍興之寺四大字適偉圓健猶可
賞翫余別搨一本置山房因附識於此

智永真草千文

智永書圓勁古雅無一筆失度妙在於藏鋒斂態耳
余少時任尚書郎曾一見絹本真蹟於山陰董氏妙

九州山人稱
墨深入膚理滷鬱欲飛真神物也生時一字敵五萬
今當不知如何耳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一百二十四

